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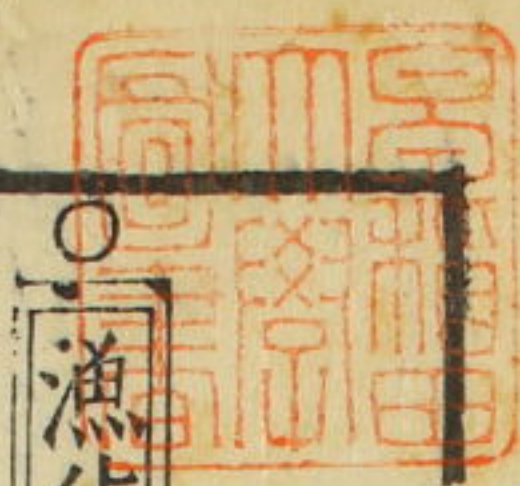
新鐫南華真經三注

三十

口 13
1406
20



門口仁
編卷
1406
20



○漁父一節

郭註此篇言無江海而聞者能
下江海之士也夫孔子之所放
任豈直漁父而已哉將周流不
復旁通無外螺動之類咸得盡
其所存而窮理至命固所以為
至人之道也

呂註孔子性狃狃以游世俗
則豈有漁父之訛哉所以言此
者蓋世之季孔子者不過其迹
故寓言於漁父以明孔子之所
貴者非世俗所知于真之告漁
父者乃世儒所知孔子者也夫

新鐫南華真經三註大全二十卷

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林肅齋云漁父篇論亦醇正但筆力差弱於莊
子然非讀莊子熟者亦不能辯此篇較盜跖說
劍諸篇頗勝辭旨明白無勞箋解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
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
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
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召子

管子內篇

管子內篇

天下雖大亦物而已孔子之所
必為孔子者孰肯以物為事哉
故道之真以治身緒餘土直以
治國家天下誠如子貢所言非
其任而為其事則其分於道也
豈不遠哉八疵四病宜其不究
也觀後世得孔子之迹者而考
其所為則莊子之言千載之下
猶親見之豈不謂之神人乎

路子貢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
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
族孔氏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
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
倫上以忠於世王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
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
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嘆
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
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

報孔子孔子推柔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而
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引其船顧見孔
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
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立不肖
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
相立也客曰喜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
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
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
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

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太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

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禮飭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譏折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顏適偷拔其所歌謂

顧

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
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
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入自用謂
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已
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
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
而嘆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
討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
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

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
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
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
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
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
節而幾於不免矣謹脩其身慎守其真還以
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
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
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

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亦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懽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

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偽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遊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遊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幾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華

6
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綬孔子不願待水波定
不聞擊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
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
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
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擊逆立而夫
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大甚乎問人皆
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嘆
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朴
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

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波非至人不能下人
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
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
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
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
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林慮齋云緇帷林名也揄袂揚袂也選入倫者
揀選其理以教人也行言者不告子貢子路而
去行且言也遠哉其分於道者言其離於道遠

也。擗船篙也。反走退行數步而後進也。緒言微言也。謂其畧言而未盡也。卒相丘者言終以教助某也。同類相從同聲相應者言此理人人同得之也。釋吾之所有者言釋去吾所有之道也。經子之所以者條陳世人之所宜知也。釋放下不說也。經條陳也。四者自正各任其職也。四者離位相侵其事也。一官各治其下職人人各憂其所事也。憂思也。詩曰職思其憂是也。乃無所陵乃不相陵奪也。微賦不屬不屬不繼也。功美

不有無功也不持不能持守也。春秋後倫朝覲失序也。天子有司天子之公卿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非已事而強為之自堯攬也。莫之顧而進之不使之言而強進其言逞口才也。佞口才也。析離他人之交親賊害之也。稱譽詐偽者譽其所不當譽私為欺詐也。敗惡佞毀辱也。毀其所不當毀也。毀譽出於私意為姦而已矣。惡姦也以顏色投人之好曰顏造無善無惡皆欺其悅已故曰兩容揣人意之所歆而借引拔之

長其惡也此險人也八疵者言八者皆大疵病
君子不友者言只君子不當與之友也明君不臣
者小人勿用况亂邦也好經大事喜經理國家
大事也紛更變異以易其常法自欲高立功名
挂高也叨忝也專用其私智獨擅其事任侵入
之權而喜於自用貪者也很很戾而不受諫也
他人雖有善以其不同已亦以為不善自矜誇
也以四者人之大患也欲去此病患方可學道
故曰始可教已凡此皆子處入世所宜用者故

曰子之所以者用以自檢點也不知所失者言
不知何過也四謗魯衛宋陳蔡田辱也處陰處
靜道之喻也審仁義之間辨說仁義不同之理
也同異之際是非之分也動靜之變隨時之宜
也受與之度辭受之節也好惡之情喜怒之節
講明情性之理也漁父之意謂夫子之為此皆
為人而非為己所以不免於四謗若修其身而
守其本真自然之道而無物我之對則無所累
矣還以物與人者言以外物還之於人而一歸

之自然則物我不對立也今不求之於身而汲汲於為人汲汲是務外而不務內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動人即至誠感神之意也強哭強怒強親真悲真怒真親此六句甚精切真在內者神動於外言有諸中必形諸外也神動者精神感動於外也事親以適者適親意也功成之美無一其迹者功成而不有一事而有其迹也不選其具者不擇其味也無問其禮與其易也寧戚也禮者文飾於外故曰世俗之為真者天命自然之

理也法天貴真而不拘於倍者不以非世俗之所好為拘也恤於人者憂不與人合也不知天爵之貴故曰不知貴真以世俗之祿為祿而其為流倍所化故曰祿祿而受變於倍如以之人但見其不足言常慙然也湛於人偽溺於務外之學也此之服復言此之弟子也舍所在問其居也延緣菴間以撓撐舟沿岸而去也此甲子書筆也水波定舟去遠也如此其威者言如此其敬畏之也逆立對面而立也拜而應者手揖

曰拜也。淇於禮義有間者言汝浸潤於禮義之學亦各時矣。彼非至人不能下以者。彼漁父若非至人豈能使人如此降下而尊敬之也。下人不精不得其真者推誠自屈以求教於人。庶幾可聞真實之誨也。此下句乃為學之本。故長傷身者言不如以則無益於身而有損也。萬物之死生皆在道之中。漁父有道者也。吾尊其道所以敬之也。自讓王以下四篇其文不類莊子所作。讓王篇中犹有一二段漁父篇亦有好處。

盜跖篇比之說劍又踈直矣。據盜跖篇今謂宰相曰戰國之時未有稱宰相者。以為後人私撰明甚。前漢藝文志莊子五十篇其篇數與今不同。唐書只四十卷。即今行于世者。不知所謂五十二篇者更有讓王說劍之類乎。抑猶有莊子所作而不傳者乎。
○陸方壺云。挈。橈也。緒言微而不盡之言也。經子之所以謂將子之所為。身子。經畧。一。番春秋後倫。不順。謂四時失序。齊民者。齊等之民。敗惡。作好。惡字。讀謂。敗人。惡人也。惡。惡之。匿於心者。以。顏。色。投入之所好者。曰。顏。邊。無善。無否。皆。歡。其。悅。已。曰。兩。密。權。入之所。欲。而。潛。引。拔。之。以。長。其。惡。曰。偷。技。挂。高。掛。也。言。喜。為。非。常。之。事。以。立。莫。大。

○列禦一節

郭註：樂謂賣漿之家，先饋言其欲已內誠不解，則外自矜飾形謀成光，舉動便辟而成光儀也。外鎮入心，內實不足以服物也。使人輕乎貴老，言鎮物由乎內實，以使人貴老之情篤也。整患言以羨形動物，則所患亂生也。漿人權輕利薄，取無末於人也。保汝者苟不遺形，則所在見保。心者聚守之謂也，任平而化則

雜篇列禦寇第三十二

林慮齋云

此篇的為莊子著述，將畢之語觀末段自見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餐，而五餐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

無感無水，無感無水及不相保先物施惠，今不因彼豫出則異也。必將有感則亦本性動也。細巧入人，為小言，夫無其能者，唯聖人耳。過此以下，至於昆蟲，未有自忘其能而任於人者也。

呂註：聖人被褐，杯玉全其形生其藏身也。不厭深渺，內誠不解則未忘心形光可謀而知非藏身之道也。食於十漿，其半先饋，是有以外鎮入心，使之輕貴老而重己，則整其患而自貶也。整身齊同，唯感而後，依性抱神以遊世俗，及能使人無保也。出異則藏用不容感，豫則攝而本性存，心存神之大患，故以莫吾而小言者為毒，而莫其莫情。

汝伊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入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餐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伊而注，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啟杖蹙之乎，願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投屨蹠而走。

者不可謂之相孰也孰言其熏蒸而至於成爲李者且益故勞且憂爲道者日損去知巧而復無能故之若不繫之舟虛而遊遊者也

江註性係水也處之而爲水積之而爲水凝則其体不易作則其用無窮至入之心渙若水將親而復歸於明高何光耀之外鎮乎若其內矜宰智不能自辨物存節之便辟成光人皆得以密察之有若衆人之權輕利薄者亦輕平貴老而整其所患矣整亂也言所患矣至也以五漿先饋爲饒是善於內規者也處巨謂不遺形也北面而立辨於物也故林慶之乎願忘我也不

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才又無謂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林慮齋云奚方而反言在何所而回也食於十

言而出忘言也列子提屣蹠走則未能默悟不言之教矣夫能不失德而未至於上德之不德知可道有跡而未造常道之無心斯不能使人無汝保也且以不能使人無保爲患者非大使人保汝者有間矣感豫者先施也列子固未嘗出異以感物也所以人得而保之者必有以感之而不自知也既已有感矣汝汝神攝汝精日方外之履者相與辨其果有謂乎故曰揣而本才又無謂也非汝游者俱論於人道之患故莫知所告其小言之詹々安能爲至言之發藥哉若是者同之乎迷塗物使我無成也故曰莫竟莫悟何相孰也

餐而五餐先饋其人敬已不待買而饋之和順積中榮華發外此聖門之言內誠不解誠積於中而未化也解化也謀動也形謀形容舉動也成光者有光儀也即積中發外之意而此以爲有迹之學外鎮人心者鎮服也言我未能無迹故人得而見之所以心服而敬我也趙州曰老僧備行無力爲鬼神覷破即此意也貴者老者則人所敬我今非老非貴其人反輕波而敬我言敬已在於貴老之上也整聚也積也以等事

洪註內誠不辨者不能中虛也
外謀成光不能泯於無迹外可
問謀而成光米為人所窺也整
秩醜釀也所患謂舍其自然而
從事外敬故以為患也保汝者
人飯之藉以保護也身漢紀蕭
曹恐論城保高祖蒙同敵豎也
盛之乎願以杖柱願而皮肉皴
也諫未然才或作性感于未然
所以出異魂之驗必且有所感
則搖動余之本性無謂無人言
之者雖非汝游者亦莫以相告
也小言者細巧入人之言及有
小言者又為人之害者也孰誰
何也相問之詞言莫有能覺悟
者何取其為相問也

積而又之必成患害言名迹愈露則不能逃當
世之患也多餘之羸言其求利惟欲多故有餘
而已羸剩也世之有力量者則能輕重人賣養
微者也初無權力可以輕重人也而能敬我如
此况為君者身方勞而智已竭必將求我而用
使我効其成功此所謂整其所患也効獻也替
人喜之故曰善哉觀手言汝於此具一隻眼也
又曰汝止矣謂不必出遊矣人將歸向守汝而
為師矣處止也已助字也保守也歸者衆而守

其門也此一保字便已有不足之意蓋替人之
見又高一層也戶外之屨滿後學者衆也敦杖
感之乎願豎立其杖而柱之於願也感柱也賓
者主賓客者也提屨而走古人坐於席必脫屨
而後入急於迎替人故不及穿屨也發藥者言
教誨開發而藥石之已矣休言之意我前已
言人將守汝矣汝不能使人無保汝者即所謂
忘我易使人忘我難也而焉用之者言汝之所
為何以至此也人之感動而悅豫於汝者必汝

不能自晦使乖異出見乎其外而致然也故曰
感豫出異也汝既如此非唯形見於外者不能
自隱况且感觸搖動汝本然之性其身尤無益
也無謂即無益也又尤之意也與汝遊者汝之
朋友也所學未至其言淺近故曰少言其言皆
能為人之毒害又無以與汝相規正者則汝終
無所覺悟誰復問汝為如何也相訖相誰使也
相借問之意也凡世之人其巧者必自勞其智
者必自苦唯體道自然而不用其能者則於外

物無所求但飽食嬉遊而已泛乎若不繫之舟
言其心無所係着也其歸結即在一虛字上虛
則與太虛為一而遊於物之初矣無能即無為
之意也
○陸方虛云饗賣饗者之家也十五舉
成數而言食于饗而五饗先饋謂取一
半之直而以其半作餽愛之敬之故食之食也
故讓之也賣饗者可謂貧矣而列子則固驚馬
者何古之真人不以事負自見故德盛而容貌
若愚人不知也今也肉誠不鮮而外謀成光不
鮮則不能渾而無迹成光則不能光而不擢謀
動作也內外矜持成此下段色莊之學是故能
外鎮入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九人酒
肉以尊高年而賣饗之家所患不得利耳今也
十饗而饋五饗則人將移其貴老之心以貴我
而整其為利之心以享賓夫饗人者持為食美

之貨多餘之贏以飲食之故而求刀錐之利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徒見我若若使方乘之君身勞乎國知及乎事倦動若以使其見我及將委國而授之以政一不副其所求將若之俾吾是以驚也於是伯昏瞀人曰善哉汝之處已若以人將以汝為保保謂師保伯昏之善雖若喜之而實萬不足之意於其中未幾而戶外之發滿則保之者果若是其用也於是伯昏省之其家往杖文頤立而有間不言而由列子走而迎之求言以藥其所病瞀人曰已矣言汝之病不可藥救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使汝聞我之言退自微省則又深自晦昧今汝能使保汝矣而能使人保汝乎使人保汝易使人不保汝難汝為用保為我夫大道以無心自然為常感入而至於豫出大是果事豫出即孟子所謂伯者之民雖虞如也之意且有心之感播亦本才甚無謂也本才送云本性本無生而有感心而出豫何謂乎道哉且凡凡汝

○鄭人節

郭註呻吟吟咏之謂祗適也程緩弟名緩怨其父之助弟故感激自殺死而見夢謂已既既自化為儒又化弟令墨弟由已化而不能順已已以良師而便怨死精誠之至故為秋柏之實夫此物以下華子之錄也積習之功為報六其性不執其為也然

遊者智淺見之人莫有以大道之言及心相告者焉讀曰鶴彼所小言聆之及為人善我皆所謂人將保汝蓋微之也而子莫莫悟矣則惡復有并汝相誰保若哉既又教之凡天下之以巧知為者其心皆有憂勞不若自居于死無者雖無所求食而心常自在故沈乎若不繫之舟是以馬而遊遊者也若不愚而相遊遊有融而怒之者矣憂勞暗應任事效功求食暗應饋養教句皆韻可讀蓋非文之有節奏也

鄭人緩也呻吟哀氏之地祗三年而緩為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辨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柏之

則曾李之功成性而已豈為之哉彼有彼性故使彼緩自其其儒謂已有積李之功不知其性之自然也夫有功以賤物者不避其親也无其身以平性者貴賤不失其倫也窾井所以通氣吟咏所以通性无泉則無所窾无性則無所吟咏世皆忘其泉性之自然徒識窾咏之末功因欲矜而有之不亦妄乎况緩之諺以為孝父故能任其自余而知故無為乎其間也仍自然之故以為己功者逆天者也故刑戮及之

目註緩自為儒而使弟為墨以至相非辨其父助壽而緩自殺皆其人而已若緩之所以為儒

資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己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粹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况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祇音支 粹音卒

林厲齋云呻吟歌詠也祇三年恰三年也河潤九里以比喻其澤及人之遠也以其餘資使其弟從墨者而學之緩為儒而弟翟為墨學既不問遂有辨論之異父愛其弟而助之緩怨其父

翟之所以為墨則其人之天也論其人則父子兄弟不一其身儒墨不同其業論其人之天則一而已其父之所愛者乃緩之天々々々即其弟之天而緩不自緩矣言彼之為墨天實使之良者愛之於性非李所能亦天而已謂其弟為而子自謂己之天為良則忘其父子兄弟之性李儒而儒李墨而墨亦緩之為相實乃其所以報皆天使之也而人不知所以使已助人者未為異也乃以己為有以異于人至於賤其親如緩之所為可不悲哉此亦齊人以井為己有而至於相粹者無異世之不知其天而賤彼貴我者皆緩也原其所以失性如彼者以其有知而

而自殺遂見憂於其父曰資給汝子以為墨者我之餘澤也今兄弟既爭而自殺我之墳上松柏已成而生實矣言其死之久也良或作琅象也闔胡嘗視其良者言何不視吾冢也闔與胡皆偃也舉此舊事注子遂從而斷之曰緩以為使其弟學墨者我也而不知造物之於人自有報應之理不以人之能者為應而以其人之所涉於天者為應彼之學墨而能墨者是造物以其天應之非汝以人力資給之而能也彼故使

已有德者以不知所以全其天也况有道者乎在知則道天今六倍情則不免於復是以古者謂之適天之刑

彼上彼字造物也下彼字指其弟程也夫人指緩也以已為有以異於人謂以其學儒而澤及于族有過人也以賤其親者怒其父也言天實使彼能墨而緩乃以為已能而怒其親是不知天也井泉出於自然者也梓相爭扭也齊人飲於自然之水而因水相爭此水豈汝之私有哉其所見亦與緩同今世之人皆不知天而以私意自爭故曰今世之人皆緩也看彼故使彼井飲以下言語便是莊子文章讓王以下四篇安

得此語有德者且以造物為不可知而况得道者乎莊子之言每謂一層之上更有一層故以有道有德為分別道夫道棄其天理刑者得罪於造物也
○陸方壺云緩鄭人各呻吟誦讀之
聲言鄭人誦讀于表氏之地三年而
儒術成河潤九里澤及三族言其利澤及人之
遠也又以潤澤之餘使其弟程李為墨者兄弟
二人各以其李自相雄長而父溺愛少子從而
助之十年而緩以不勝其弟自殺見夢于父曰
使而子為墨者誰乎我教之也我乃季子亦有
恩夫而父曷嘗視我之墓乎我之墓木垂一為
有秋栢之實矣蓋纓裳自持其有息而無報者
以為父尤莊子則以造化之理而論天之報人
也不報于人之力而報於人之天使彼為墨人
之力也彼得為墨人之天也天謂彼性分中帶

○聖人一節

聖人無妄無不安順百姓之心也所安相安異所以為安人也

得真與一段熏習之氣故為墨而墨成伏語所謂要知前世因今生作者是故今生之作前世之報也是彼天者使彼為墨既已彰其報也而夫報也固貪之以為功以為己之慶弟有以異於他人而賤視其親謂成彼者亦生彼者等耶齊人之井飲水者自相排也齊人即齊民彼云眾人也以井豈一人物邪鑿地出泉注來井井造物者不計斯也而人固專之以為己私何示弗廣耶今之人凡有我相而市私思者皆緩之役也夫至人無息上德不德有德者凶不自知也而况有道者耶不務道德而務施報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古者謂之道夫之刑刑者成也天刑謂天之成理也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眾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所安者天也所不安者人也此數語足上意緩蓋不安者也

○莊子一節

知雖落天地未嘗開言以列物也應其至分而已矣

言之天之分此無為謂所以云在屈似之知亦黃帝終不近也

林慮齋云所安者自然之理也所不安者人為也故聖人安其所安而不安其所不安安其所安則不道夫之刑矣小人反是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入

林慮齋云勿言難者謂難於忘言也知道而至於忘言則與天為徒矣知道而未忘於言則未離於人為猶有迹也古人則純乎天而不入矣之即也注也之天之人歸於天歸於人之意

朱評節

聖事在於道無實遠功

龍之為物其變化有似乎
聖地屠則絕棄之謂單千金之
家空其所有也无所用其巧則
亦无所事於絕棄矣此之謂天
之全者也

方壺云道者無心自然而已知之亦易而為之
為難蓋言則涉于有心非默而成之者矣故知
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之人而古之
人天而不入故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言
之教也

朱評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

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林慮齋云單殫也言竭其千金之資也學雖成

而無龍可屠此意蓋自喻莊子之道廣大而未
有所施也

○陸方壺云龍之為物神異變化本
不可屠乃有學其技者殫千金之產
費三年之功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寓言道不可
學之至於有技倆則終無所用矣惜今之學

聖人一節

兵莫階乎志鏖錡益下李
人之才立之斯立道之斯行則
可必也然而未嘗必假之天而
已是以必不勉則不為不待志
之所傷故无兵無人及此故多
兵順於兵而行有求有情之而
亡者矣

道者無為之朴也兵者有
為之器也聖人修道无為而順
物情所以無兵而已矣故曰聖
人以必不勉故無兵無人道
有為而逆物情所以多兵而已
矣故曰兵以不勉之故多
兵多兵則順兵而外求也故曰
順于兵故行有求然兵者聖人

屠龍者多而龍終不
可屠也徒自失耳

聖人以必不勉故無兵衆人以不勉之故
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

林慮齋云不必者不可知者也以不勉者為必

即知其所不知也無兵無爭也衆人以不勉

之事而自為可必故多爭競也用兵爭之大者

故舉其大者言之人若順其爭競之心則其行

於世者常求敬之意言物我不能忘也故曰

順於兵故行有求以知力之爭而自恃則必至

不得已而用之也豈務乘勝而恃之與恃之則固難以存也故曰兵也恃之則亡

於忘其身而後已故曰兵恃之則亡云天下之兵起于爭而人心之爭起必期必也一有期必之心而人或不足以副之則相尤相責而爭端自此起矣爭之大則至于兵故聖人以必不必故无兵必而不必者謂知其理勢之必然而後以不然待之如小之事大弱之事強其必然而者當得如兵而聖人以不必待之故雖或見恃者與之相忘于無事而無兵衆人反是故順于兵之道則行而有求矣求即必之意也以要必而行有求之道凡得而不恃兵而主乎兵以世諦論者也若以道法而言聖人以必不必上德而行無為之事者也衆人以不必必之下德而行有為之事者也若順於兵故行而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矣然而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終不可恃也故恃之者亡莊子為老子註疏以解為是讀者得之言表可也

○小夫之知

菴直以遺竿牘以問遺問之具小知所徇也昏於小務所得者淺而欲兼濟道物經虛涉遠志大神發形為之累則迷惑而失致矣是以至人泅然无為而任其天行也為知所溥者細性太寧而至也

小夫之知不離開遺之間則是微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非其任也此所以惑惑小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則不識公一形虛矣唯聖人取精神乎無始而其冥乎無何有之類至其動也水流乎無形滄泄乎太清乃所以兼濟道物太

小夫之知不離菴直竿牘救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其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為知在毫毛而不知太寧

林屬齋云菴直饋遺也竿牘注來相問勞者也此皆蹇淺不足道之事彼小夫者救其精神以此為智而欲兼濟天下輔道萬物以合於太一之始無形之故豈可得邪形虛即無形也其所

一形虛者也夫心之為物莫知其鄰亦大矣而其知不尚乎苞首學廣之間此其知在毫毛而不知太寧為可悲也

太一形虛并尋常言太一太初者不同其句法是兼濟對太一這物對形虛兼濟乎道乎太一乎形并虛後言查抄乎之耳形累不知太初者為形所累不知有太初也其冥即酣眠水流乎無形發世乎太清言至人如水之無心知在毫毛小知也

見若見則上下之字古今往來之宙且迷惑而不知益為形迹所累而不知有太初自然之理也唯至人則歸其精神致於無物之始而安處乎無為之地其美也瞑睡也以美睡喻安處也水之流也人皆見其有形而不知其實出於無形言自無而有也及其發泄而去也人又不知其歸於太清也太清即太虛也此意益以庸人不知事物之終始如觀水然故曰知在毫毛言其所見者小也大寧太安也即無為自然之理

也悲哉乎三字在下句汝為之上嘆其見小也

○陸方壺云苞首以禮物相遺饋者也竿牘以竹簡相問訊者也皆世倍往來之常套小夫之知不出乎此乃救精神乎塞淺而欲兼濟乎道物也太乙形虛則無有苞首竿牘安在何處虛則無情苞首竿牘欲以奚為所以李道之人損之不損常思一念不起萬緣皆空然後始合於太乙之虛若波之障以生來後迷惑乎宇宙之間為形所累取而豈知太初之無有耶太初即太乙也波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其瞑乎無仰有之鄉其應物也則如水之流乎無形泄乎太清逝者如斯而卒莫之有心為要皆過矣而不留物矣而能化至人之所為若以悲哉汝之意太寧者未始有物之初也以其苞首竿牘四字說及世情欲李道者斷緣簡事莫此為先此入道初関也

宋人一節

海內南華經三注

下卷莊子內篇

七

夫車下然後功高目然後祿車故高遠恬淡者遺榮也

槁項者項枯槁無肉黃馘者耳黃降消削如被馘然瘞亦瘞類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生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籍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舐其痔耶伊得車之多也子行矣國

林厲齋云困窘織屨言貧賤而自織屨也槁項黃馘言其老也槁項瘦而無肉也黃馘髮黃而

被耳也瘞亦癰類也癰瘞在上舐痔在下醫愈下而賞愈厚也以舐痔而得車言其污辱不足貴也

陸方壺云困窘織屨謂窮居阨巷生事蕭條困窘於織屨之業也槁其項者項無餘肉而枯瘦也黃其馘者耳無潤澤而黃薄也商自狀其昔之困也如此而以今之所痔者自驕志則陋矣故莊子因而醜之破癰潰痤從為中治從而舐之則治愈下矣治愈下則事愈難故得車多今也得車之多倍徒於舐創之醫是又所治者愈下故所痔者愈多也子之所舐豈其痔耶蓋以正夫而遊說萬乘之君自非有以大悅其心則不可以得志而歎大悅其心非阿諛逢迎不可也孟子謂之妾婦莊子醜之為舐痔亦固其宜為耳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

魯哀公

郭注 危也夫至人以民靜為安今一為貞幹則遺高迹于萬

世令飾競於仁義而彫登其毛
凡百姓既危至人亦無以為安
也凡言方且皆謂後世從事飾
也非任真也然事花辨以支為
實言將令後世之從事者無實
而意趣橫出者也後世人君將
慕仲尼之退軌而遂忍性自矯
偽以臨民上下相習遂不自知
也今以上一民則後世百姓非直
外形從之而已乃以心神受而
用之不復自疑于体中也彼百
姓也女哀公也彼女女各有
所宜相效則失真此即今之見
驗也承頤言效彼非所以奉已
誤而可言正不可也為後世慮
明不謂當時也於之則偽故至
人不治而識之悲獨為万物
也商賈不齒死士者乎要能

有瘳乎曰殆哉坂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
事華辭以支為肯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
受乎心宰乎神夫仰足以上民彼直汝與予
頤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
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
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
弗齒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道
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
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施惠故於事不得以真不
忘故心神忽之此百姓之大情
也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楛楚桎
梏謂而當則內外無形不由明
坦之塗者謂之宵人動而過分
則性氣傷於內金木訊於外自
非真人未有能止其分者也

呂氏易以自為事之幹天下之
動負夫一者也唯忘心可以致
一也所以為自幹為天下用
家者倘不知此而徒欲任聖知
以為治其弊必至於如所前也
夫道法自然如鶴之不自浴而
自有聖知為之累則是飾羽而
畫也羽者天質自然畫者人為
之巧後從華詞以大為小各
實殺亂事不出乎自然則皆

會甫兩經三注

林肅齋云貞固足以幹事詩曰為邦之幹貞幹
猶賢輔也有瘳者言國之弊病可得而醫也坂
危也殆亦危也殆哉吸乎危之之甚也畫采色
也物既加以采色而又以羽飾之言其文飾之
甚也華辭華靡之言也以支為肯謂其所主之
意不知本也忍性矯激也視民臨民之上也不
知不信者自不知其不忍實也受乎心者其心
着乎此也宰乎神者其神識以此為主宰也夫
何足以上民者言不足以長民也彼指夫子汝

二二卷第卅四節

七

為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若
然者不能忘心而受乎心不能
極神而寧乎神此所以為民也
何足以上民哉道之所以不可
弄人者以其中无主而不正也
則彼何足能宜汝汝亦自願
弄弄時經事而心者乃所以
致一也徒欲以聖人為真幹誤
而可笑非所以為正與與李儒
非所以視民若雲行雨施則何
不生心之有商賈不弄士齒古札
也以事齒之札之變也神者不
齒人之性也貴象而賤利也
有出於人之性至於好利而忘
象者失其本心故也金亦木刑
人之體動矣過刑人之心寂然
不動者心之正動不非邪也有
為而後當則緣於不得已否則

指哀公也言謂波者益於汝乎故曰波且汝與
願養也言汝若以彼為賢而養之無益於汝以
誤於汝誤而可者猶言誤則有之也今若使國
中之民皆離真實而李詐偽詐所以教民也視
教示之也若為後世而慮不若已之休已也民
可以不治治若有心於治之則難治矣故曰難
治也施於人而不忘有心而治者也施施政也
布陳也天布即天經也有心於施政教則非天
經矣譬如商賈之人為士者又不肯與之為齒

皆過而已楊子云昼人之過少
夜人之過多宵即夜之謂為道
未至乎光大而不免於外刑者
伏為宵人耳唯真人寂然而為
錄於不得已內外之刑安能累
哉

縱因事偶然相與聚會而為齒列而其胸中之
神亦有不樂之意譬波有為之人有道者亦不
肯與之齒矣此蓋以商賈喻仁象之學者外刑
者刀鋸三木內刑者動與過言人身之舉動過
失與刑戮同也訊鞫問也陰陽食之言有造化
之譴也食如日食之食病之也外刑一旬形下
句也離麗也
○陸方壺云飾羽而畫以文物之
美為飾也以支為首以枝葉之
為美也忍性侯云矯性視侯示也言矯飾其自
然之性而不知其無實其李蓋已受乎心案乎
神成窠白矣夫侯足以長民乎彼且汝身予順
與謂波者身汝宜而身之以安者天下歛誤而

可矣。可者僅可，而有未盡之詞，言誤而用之，則
可。若審而用之，則彼之李能使人離其害，而李
為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休之
言勿用也。莊老，訛侮聖人，只在教人買於威儀
文詞，故流弊至矣。想其去聖人，百有餘歲，一時
學為儒者，大都務實，若偽，莊子憤世嫉邪，亟道
亂源，未免囑咎。夫子身上，如云好個僕，被東坡
教壞，知以意然後誣讀，莊子民之所以難治者
以其上責報之深，施于人而忘其施，則將與天
下相安於不識不知之天，而天下皆順治矣。今
也，施放于人，而不忘其放，施信于人，而不忘其
信，則是以有心感，不下而天下皆以有心應之
應而不給，則欺則詐，微暖百出，難治之故，率由
於此。視天之普万物，而無心者，則有間矣。故曰
非天布也，布秩布護之布，是以商賈不齒于太
道，謂其有私心也。然而士農工商，國之四民，雖
使為士者齒之，而神者齒之乎神，則天而已矣。
道而已矣。人而不天，且其不為所齒也，為外刑。

○孔子一節

言人之情貌，每有相，反有外若
謹，而內實盈溢者，有內有偏
長而外若不肖者，有異順懷急
而能相達者，相達即相濟之意
有外若堅持而內反纏繞者，有
外若和緩而內實針急者，有始
進若銳而終退及速者，故有若
海若之喻人之不可知者，如
此。故君子使之遠，以觀其欺否，
結之近，以觀其慢否，理之煩劇
以觀其能，否問之倉卒，以觀其

者金，長木也。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折樹柱樁，內
刑則心之不靜，而及於過者，宵人，實作小人，以
字象解，當為昏昧不曉之人，禽鹿也。因陽食之，
即前篇所謂有陰阻之患者，木抵外刑，人或
可以僥倖，而內刑則無得而逃之者。
有能超然而不為所累，其惟真人乎。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
春夏秋冬，夏旦莫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
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懷而達，有堅而縵，
有緩而針，故其就蒙若渴者，其去蒙若熱，故
君子遠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
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

林氏三言
知否則急易至於失信故急於
之期以觀其信臨財易至於私
已故委之以財而觀其仁臨難
易至於危免故告之以危而觀
其節中酒易至於失度故醉之
以酒而觀其則雜居易至於惰
慢故雜居之久而觀其色九徵
情性五常於持於此者或發露
於彼故以九徵之久而九徵之
德不外於五常而已寧在他哉

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
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
肖人得矣

林蕭齋云厚貌深情言矯飾之貌未易見隱伏
之情未易測有貌雖朴意而情實末益利者有
胸中亦抱而長而外不似有能者不肖不似也
有柔順環急而反達理者緩纏繞也有似堅剛
而實軟弱纏繞者詩云昔為百鍊鋼化作繞指
柔緩繞指也鈇急也有若寬緩而實褊急者此

皆言人之不可知也其就義若渴者言其進銳
其去義若熱者言其退速也即是進銳退速一
句如此下得便奇特相去遠者易至相款故以
遠而觀其忠近而親者易至於褻慢故以近而
觀其敬馴煩劇者才易困故以煩使之而觀其
能見未明者對答必遲故卒然問之觀其知期
約之急易至於失信故急與之期而觀其信臨
財易至於苟得故委之以財而觀其仁此仁字
與道字同患難易至於苟免故告以危而觀其

○正考父節

孰敢不軌言不軌以不軌之事侮之也而夫謂凡夫唐謂善許謂由言而夫非考父誰同於唐許之事也有心為德非真德也真德者忽然自得而不知所以得也卒心為德佚之可耳

節酒能使人昏昧故醉以酒而觀其威儀則儀則也色能感人故以雜處之而觀其所守徵者驗也以此九者而驗之則賢與不賢俱可見矣此一段議論甚正乃惜為孔子之言可知在子非不敬子路也○郭子玄云險於山川至去義若熱言人情貌之友有如此者夫君子易觀不肖難明然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搜之有塗亦可知也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昂鉅再命而於車上僂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賊莫

彼心於眉睫之間則偽已甚矣乃欲探其幽隱以深為事則心非事但欺矣叱訾也夫自是而悲彼則攻之者非一故為凶萬若中無自好之情則怨萬物之所共所非各不自失而天下皆思奉之矣窮謂窮於受役天下未嘗窮於所短而常以所長自困緣循仗物而行者也偃伏不離術執者也困畏怯弱者也此三者既不以事見往乃將接法之故必達也智慧外通言通外則以無涯傷其內也勇勤多怨言法而諍乃厚其身也仁義者天下皆望其變則有不周矣故多責僂然大悟解之貌也趨也隨者浪然在化俱也趨者再在節上往乃悟也

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帝德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叱其所不為者也窮有八塗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太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伏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勤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僂達於知者肯達太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林慮齋云

偃背曲也僂腰曲也俯身伏於地也

正考父孔子十世祖也事見春秋傳而夫指世俗之人車上僻乘車而僻僻也各諸父許由之名也唐許陶唐時許由也許由讓天下而不受豈以爵余自驕執物誰能知之也耳目鼻口心五者之欲皆凶德而心主其中心之欲尤為凶德之首凡自好而訾人之不為我所為者即是凶德義者長大為一社履勇敢為一知喪子義者長大則資亦是二事并六府為八以八者之所能為過人因以是明此中言別有八查也緣循者順其自然偃快者偃仰自在困畏不若人者困仰畏怯自外於不若人三者不通而自通此則

言爵愈高而身愈下也循牆而走不敢當正路而行也世有此賢者則人孰敢不以為法執法也而夫者彼丈夫也呂鉅驕矜之貌也車上僻者言輕傲也各諸父者矯其宗族呼叔伯之名也唐堯也許許由也堯讓天下於許由而且不受此等小人所得能幾便驕矜如許豈知有唐堯許由之事乎協合也以我與唐堯許由合而觀之則可見輕重孰協者言彼又孰能合而觀之也德為德也為德而知其為德則是有心矣

言達有三必也下又叙上通達字論之知惠外通者勇勤則多拙怨仁義則多招責唯達有生自然之情者能僥倖自任達於知者雖未及此亦克肖似即踐形惟前之有達天命之大者動身天隨達天命之小者雖不及此亦安其所遇言所謂通達者非事乎其外也

正考父至孰協唐許由器度大小有如此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毀則為賊矣德有心而心有眼知識具而敗其則賊莫天於是內視則所謂賊也五官之動迷而不反莫非凶也中德為首謂德有心人心則有我自是而排彼故有以自好而此其

此最為學道者之害故曰賊莫大乎德有心於其有心之中而又有思前慮後之意喻如心又開一眼也此謂之滲漏謂之第二念以此有眼之心而視其內則千差萬別紛擾不復知有渾然者則無緣可以成道矣故曰敗敗不成也凶德有五心耳目鼻口也中德心也言耳目鼻口之害不知在心之害故曰中德為首有以自好言哉有所能也此言也謂也以我之能而謂人不能則此心不可學道矣圓覺經云不

以不為也八者俱道入則自裕
以以是劣三者不若人則自強
故通達習惠外則物至力勤
多慈仁家多責此明世俗之所
美者非美所惡者非惡要立強
行者有志以遺其形而已
於生而達之則所謂天而已
無以知為也儼然而已於
而未知無知有之而已命
物所為吾非造物為人故
命者隨之而不去知安達在天
而不在我故達小命者遺之而
不詳也

重父習不輕初學大慧云切不得道我會也不
會便是此意窮有八盡言有所恃者必至於窮
達有三必言儼然不足者有時而又達美貌美
也鬚眉鬚也長身長也大腰間大也壯有力也
麗有華采也勇氣盛也敢志堅也此謂八盡言
八者皆過人必以此自恃而其終也至於窮緣
循柔順不得已於事之意偃快隨倒隨起之意
用畏有所困厄而憂畏也此三者比之他人皆
不知人而必至於通達言其與世無競人必貴

之也此皆莊子矯亢之論形有六府言人身之
中有此六個蘊蓄也府藏蓄之地也知慧一府
也外通者以其知慧用于外而求達也勇敢一
府也恃力者必多怨仁義一府也以仁義求名
必多憂貴達生一府也達有生之理必儼然自
高達知一府也達眾人之知見又每事而消詳
之達命一府也在天者為大在己者為小達在
天者則隨順之聽自然也達在己者則隨時所
遭皆歸之命遭者狃有得失委命之心隨則無

卷心矣此二者自有分別所言不府而未後用
 命字細絳兩句此亦文法也
○陸方壺云正考父宋之公族一命
 王也二命大夫三命卿也曲肱曰偃曲廢曰倮
 身伏曰俯循牆而走言不敢當也夫其爵愈
 高而心愈下考父之謙者此乃所以為道也孰
 敢不取以為法則乎若而人者一命而召鉅再
 命而於車上舞三命而為諸父其德協之唐許
 仲如執唐堯許由皆以讓為德者呂鉅驕矜之
 貌諸父不敢名入也名之倨傲可知而夫指今
 之人而言也道者無為自然而已矣德亦道也
 有心為之則害於德矣故曰賊莫大於德有心
 德既有心之復有睫者眼睫雖眼之所不能
 無而亦足以害眼喻如真常應物雖為六用之
 必然而為其所累者多及其有累也而執從事
 于內視之幸以求忘其所累則是病而求藥死
 而施藥多見其敗而已矣所以幸道之人隨其

支休黜其聰明常使渾渾沌沌復歸於朴復歸
 於嬰兒而后身道相應否則以有曠失之者抑
 又侈矣白德有五眼即真舌意識也中德為意
 心起意識有以自好也而欲其所不為豈知不
 為者近道而有訛好者為伎倆也此便是德有
 心而心有睫者蓋者究而言之者也必者决而
 言之者也貌美則始好有辨則薄薄長而大則
 魁偉氣不委靡曰壯口有微辭曰麗有力強悍
 曰勇膽有决斷曰敢心者俱過人未及窮也而
 究其盡則多以恃壯取敗故多以是窮此個病
 根全在過人上太抵過人者人恒已之取於造
 物者多則造物亦又忌之此窮之所以不免也
 緣循不能自立之貌便快隨起隨倒之象心不
 能通曰困心有所憚曰畏三者之人俱不若人
 而却有又達之理以個達亦是以謙而受益者
 矣但論其理之當如是取非謂八者皆窮而合
 之所謂達者又省以三等人也知慧一府也知
 慧則多外通勇動一府也勇動則取慈憤仁象

○人有一節

夫取富貴者必順乎民望也若技奇說乘天衢以嬰人主之心者則君之所不受也故如有所譽必有所試於斯民不違金曰奈之以合万夫之望者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之也

一府也仁義則多貴在達生一府也達生之精則造於實際惚然而大體矣此一府家為上乘達知一府也達於知則知天知人天之有子也達余一府也大達則曰吾隨之小達則曰吾遭之蓋遭則得自委命之意隨則無害於心矣又達命之上乘也或問達生達命何所分別性則性也命則天也而氣殺行乎其中矣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釋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綿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

驕釋人亦亦驕釋

尚矣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齏粉矣

林屬帝云驕釋者驕矜而有狹拊莊子之意也

緯織也蕭蘆草也與緇曲字同恃此而食以此為貨也取石鍛之惡其珠而毀之也此意益喻人之求富貴者皆危道也皆欺君也其君覺悟則又遭誅戮矣微之有殘食無遺也

○陸方壺子謂見莊子而驕如有稚子之色故緯蕭以織蕭為業者分尚矣微言又為驪龍所攫無有遺

○或聘一節

莊子入於不死不生嘗以
死為南面王樂則太廟犧牲非
所畏也而倍方危身傷生以臨
利故其制行交此

○莊子節

以一家之平為萬物未希
往之物之自平也微應也不因
之物之自應而欲以其所見
之則必有不合矣夫執其所見
受使多矣安能使物哉惟任神
然於能至願故无往而不應也

明之所及不過於形骸至願則
无遠近幽深皆各自得故用發
於彼而功藏于物若待其所見
執其自是雖欲入人其功外也

得天地万物之所一而
焉以為林則其生也備物以將
形其死也以及之為齋送非虛言
也彼患焉為螻蟻之食則不免
予奪之偏唯無心則無所予奪
於以平之則平之至於以徵之
則徵之至苟有心則不无取捨
失其常心是為至不徵不平也
徵以平之則其平也不平徵以
徵之則其徵也不徵佚之水也
莫動則平太匠取法唯其平也
以以平之則平唯其徵也故以
徵之則徵凡今知所以予奪者

類也取石鍛之碎其珠也蓋珠有光彩為龍所
竟則其補不則以此今之阿諛苟容取竊權勢
者皆乘世主之不覺使其多一有海
悟則必輩整粉矣蓋危之之甚也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
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
歎為孤犢其可得乎

此段林陸二氏皆云與前篇龜喻同旨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
為棺槨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
送吾葬具豈不備耶仰以如此弟子曰吾恐

鳥為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鳥為食在
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仰其偏也以不平平
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
為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
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林慮齋云此意蓋訖嘗時厚葬之人守鳥為而
與螻蟻見之偏也此言雖過非其達理者未易
及也夫萬物之理本平我以不平之心而歎予
不平則其予者亦不平矣萬物之理一可驗

明而已矣其不知者乃所以為
和也明唯為之使而神則徵之
此明之所以不勝神也而愚者
莫知所謂神獨特其所見以入
於人則用功于外安能及其性
命之情哉

我以不驗之心而驗之則其可驗者亦不驗矣
故曰以不子子其子也不子以不徵徵其徵也
不徵徵驗也唯為之使者言其莫之為而以為
或之使者則是以無心為有心也明者之自累
每知母至於神則聽其自應驗而已明之不勝
神言人之有為不能勝無為也愚者恃其私見
而入於人為每求功于外不亦悲乎 ○陸方
下太患為吾有身有身則有生有死有死則有
欣厭然欣之不可再厭之不可避矣生貪着無
益也古之至人知其幻妄不常是以等身世為
逆旅視死生如早暮夢幻泡影石火電光種一以

譬喻不一而足非欲人解其天殺墮其天表安
時處順利害不於心而生死無變于已蓋世
出之法所當講者莫先於此以問不撤則出門
有得撤則一了百當頭自在矣圓竟經云幻
滅之故非幻不滅宗鏡云絕後再甦无了物了
知生死不相閱易大傳云原始反終故知生死
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不讀三教之書者不可以讀莊子故知死生之
不相開者然後知此身之無用知此身之無用
則為高俾疎曖疎俾親此等說話直是悟到撒
處故衣薪荏野不壽不封古人之見高出後世
矣不可并逐儒道之達者可也夫君子之立教
也易其心而後語不平之言不言也若以不平
乎人則其平也終於不平而已文獻足而後言
無徵之言不言也若以不徵驗人則其徵也終
於不徵而已以是知不平之鳴不可以產物無
稽之言不足以取信若我之屢言且出和以天
倪則非不平之平矣寓言十九藉外論之重言

十七以為者艾則非不微之微矣且人之聰明
 誰為之使耶無亦神者微之乎神則天性自然
 之灵竟有不可以絲毫知力與乎其間明之不
 勝神也久矣而愚者顧恃其所見以外為功不
 亦悲乎外謂己之乾慧默識蓋指一時談說之
 士如惠施公孫龍之徒且以其辨為天下持者
 其言既不平而理復無微獨謂之明可乎莊子
 篇終一段分明隱括全經後篇復為自叙其有
 條理讀者
 不待草注

南華真經卷之二十終

